經韻樓集

經韵樓集卷五

金壇段玉裁若膺

書漢書楊雄傳後

漢書楊雄傳贊曰雄之自序云爾自是總上一篇之辭師古恐人疑爲結法言序目之辭故注之曰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傳首序世系師古注曰雄之自序譜諜蓋爲疎謬是師古以傳皆錄雄自序甚明顯鄭仲師注周禮遂人職曰楊子雲有田一廛仲師卒於建初八年於時漢書初成仲師未必見實用自序語漢書記雄之年壽卒葬皆於贊中補載而不繫諸傳與他

傳體例不同則傳文爲錄雄自序不增改一字無疑唐初自序已無單行之本師古特就贊首一語顯之宋洪容齋隨筆謂雄所爲文盡見於自序及漢志初無所謂方言其謂方言非子雲書非也其直稱班傳爲自序則是也劉貢父漢書注云楊氏兩族赤泉氏从木子雲自敍其受氏从扌而楊修書稱修家子雲又似震族貢父所見雄自序必是唐以後僞作雄果自序其受氏从扌不从木漢書音義及師古注必載其說何唐以前竝無此論至宋而後有之且班氏用序爲傳何以不載但曰其先食采於楊因氏焉楊在河汾之閒攷左氏傳霍楊

韓魏皆姬姓國而滅於晉羊舌肸食采於楊故亦稱楊肸其子食我亦稱楊石漢書地里志河東郡楊縣應仲遠謂即楊侯國說左傳漢書家未有謂其字从手者修與雄姓果不同字斷不曰修家子雲以啓臨淄侯之欸笑修語正可爲辨僞之一證矣僞自序者殆傅合班傳無它楊於蜀一語師古注固云蜀諸姓楊者皆非雄族不言諸楊姓者皆从木與雄从才異也廣韵从手揚字之下不言姓从木楊字注云姓出宏農天水二望本自周宣王子尚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後并於晉因爲氏近時字書又以此語係之从手揚字之下目爲楊雄

自序是又非貢父所見僞自序矣今貢父所見僞自序
不知存否而據班贊知班傳之外別無自序其謂雄姓
从才者僞說也

校漢書地理志注

京兆尹 故秦內史漢高帝元年屬塞國二年更爲渭南郡九年罷復爲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內史太初元年更爲京兆尹 元始二年戶十九萬五千七百二口六十八萬二千四百六十八 縣十二 長安高帝五年置惠帝元年初城六年成戶八萬八百口二十四萬六千二百王莽曰常安 新豐驪山在南故驪戎國莽曰驪邑。云故驪戎國者綴春秋也 船司空莽曰船利 藍田山出美玉有虎候山祠秦孝公置也 華陰故陰晉秦惠文王五年更名寧秦高帝八年更名華陰大華山在南

有祠豫州山集靈宮武帝起莽曰華壇也。陰晉見戰國云故陰晉

者所謂下及戰國秦漢也後仿此不悉注秦惠文王五
年秦本紀六國表皆作六年大作太者非古有大無太
太出於漢後凡作耳華說文作嶽經史多叚借爲之胡
化切按大華山之上當有禹貢二字傳寫者奪之豫州
山者職方文凡言某州山某州川某
州藪者皆以釋職方氏綴周官也

鄭 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有鐵官 湖有周天子祠二所故曰胡武帝建元元年更名湖。胡者大也見釋故蓋周時舊名也武帝嫌其爲匈奴之稱易之年上奪一元字錢獻之依太平寰宇記補 下邽。隴西有上邽故曰下邽地勢有高下也邽古畦切 南陵 文帝七年置滻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霸水亦出藍田谷北入渭古曰茲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視子孫。滻各本作沂繆甚師古音先歷反是又作析字矣說文曰滻水出京兆藍田谷入霸水經同

注引地理志曰滻水出南陵縣之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今據正古曰茲水各本上衍師字子孫下當有師古曰三字今本文奪之茲子之切从艸絲省聲非从二兂視示古今字也見禮經禮記鄭注

奉明 宣帝置也

霸陵 故芷陽文帝更名莽曰水章也

杜陵 故杜伯國宣帝更名有周右將軍杜主祠四所莽曰饒安也。封禪書杜亳有三杜主之祠而雍菅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按杜亳者謂京兆杜縣有亳亭也其地有杜主祠三志并雍菅廟一祠而總之曰杜主祠四所右將軍卽杜伯也

左馮翊 故秦內史高帝元年屬塞國二年更名河上郡九年罷復爲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左內史太初元年更名左馮翊。馮音憑塞先代切塞國者項羽立司馬欣爲塞王韋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決錄注曰馮憑也翊明也按翊明也謂翊爲昱之假借也音同昱不音翼

戶二十三萬五

千二百一口九十一萬七千八百二十二 縣二十四
高陵 左輔都尉治莽曰千春 櫟陽 秦獻公自雍徙
莽曰師亭。如淳曰櫟音藥蘇林同按漢郡縣名字多異讀殆因其郡縣方語之舊 翟道
莽曰渙。按百官公卿表縣有蠻夷曰道 池陽 惠帝四年置巀嶭山
在北。顏曰巀嶭即今俗所呼嵳峩山是也音截嶭又音才葛五葛二反 夏陽 故少梁
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名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
莽曰冀亭。按少梁見春秋左氏傳此繇春秋也云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者釋禹貢冀州之梁雍州及道河之龍門凡言禹貢某山禹貢某水者視此所謂繇禹貢也禹貢梁山謂冀州治梁及岐之梁禹貢梁山祇見於此東原師云此冀州之梁岐非雍州之梁岐也汾西河東自燕京別而南離石水所出曰梁山黃櫨之南勝水所出曰岐山說詳水地記及汾州府志然則班時說治梁已非經恉矣 衙 莽曰

達昌。如淳曰 粟邑 莽曰粟城 谷口 九嵕山在西
嶲音牙
有天齊公五牀山僊人五帝祠四所莽曰谷喙。顏曰嵕子公
反又子孔反喙許 蓮勺。如淳曰音輦酌按水經注作蓮芍集韵同 鄜
喙反按齊同躋
莽曰修令。孟康音數如淳音字按各本作鄜今依說
文解字作鄜廣聲轉而爲數數相近鹿聲較遠
頻陽 秦厲公置 臨晉 故大荔秦獲之更名有河水
祠芮鄉故芮國莽曰監晉 重泉 莽曰調泉 郃陽 郃。
古作 祋祤 景帝二年置。師古曰祋音丁活反又丁外反祤音詡 武城
合
莽曰桓城 沈陽 莽曰制昌。戴氏水經注改作沇陽
謂即滿水也今按恐誤漢
書作沈疑有沈水水經注渭水篇西石橋水會北流注
於渭渭水又東與東石橋水會故沈水也逕鄭城東又
北逕沈陽城北注於渭漢書地理志左 襃德 禹貢北
馮翊有沈陽縣王莽更之曰制昌也

條荊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雍州寖莽曰
德驩。褱懷古今字云禹貢北條荊山者此釋道汧及
岐至于荊山之荊山也故別之曰北條云雍州寖
者釋職方雍州其浸渭洛綴周官也此曰北條荊山南
郡曰禹貢南條荊山則知三條之說自古而然水經注
渭水又東合黃酸之水渭水之陽卽懷德縣界也城在
渭水之北沙苑之南卽懷德縣故城也　洛水東南入
渭此非出上雒之雒水卽北地歸德之下云洛水出北蠻
夷中入河者也入渭以入河故渾言之曰入河水經曰
又東過華陰縣　徵莽曰汜愛。徵萆昭音懲按左傳
北洛水入焉　文十年秦伯伐晉取北
徵音義曰三蒼云縣屬　郃帝置也。昭帝母趙
馮翊音懲一音張里反　雲陵　倢伃陵也
萬年　高帝置莽曰異赤。太上　長陵　高帝置戶五
皇陵也
萬五十七口十七萬九千四百六十九莽曰長平。高
帝陵
陽陵　故弋陽景帝更名莽曰渭陽。景帝　雲陽
也　陵也

有休屠金人及徑路神祠三所越巫䣨鄜祠三所。孟康曰䣨音辜磔之辜越人祠也鄜音懹休許虬反屠音除

右扶風 故秦內史高帝元年屬雍國二年更爲中地郡九年罷復爲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內史大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爲右扶風 戶二十一萬六千三百七十七口八十三萬六千七十 縣二十一

渭城 故咸陽高帝元年更名新城七年罷屬長安武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有蘭池宮莽曰京城

槐里 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廢丘高祖三年更名有黃山宮孝惠二年起莽曰槐治。宋忠曰懿王自鎬徙都犬丘

鄠 古扈國有扈谷扈亭

夏啓所伐鄠水出東南又有潏水皆北過上林苑入渭

有扈陽宮秦文王起。古扈國依元和郡縣志補扈字謂在古爲扈國也扈鄠古今字

異音同尚書作扈秦漢作鄠皆胡古切有扈谷扈亭下

扈字依元和志補按當依說文作有扈谷甘亭鄠敗戎

切潏音聿潏水亦名沇水沇今音兖古音允允與聿雙

聲也李善注上林賦曰潏水出杜陵今名沇水字向不

誤小顏字誤爲沇因謂潏譌沇沇譌沇而戴先生校水

經注盡改沇水爲沇水不知沇乃沇之誤耳蕡音倍

盩厔　有長楊宮有射熊館秦昭王起　　　　　　　　靈軹渠武帝穿

也。盩張流切厔陟栗切二字皆見說文厔从广俗从

厂非也廣韵曰水曲曰盩山曲曰厔集韵山水字互从

易按盩厔與𠟭折同音𠟭旋中

規折旋中矩山水皆兼有之　　　　　　　　　　　　　　　漦　周后稷所封。按

封於邰土來切其地有漦鄉亦作𨛍鄉漢以名縣漦后稷

之名必起於古必因詒我來牟而有此字葢漦卽來字

音𨛍亦音來也郡國志無漦縣

而郿縣有邰亭併入於郿矣　　　　　　　　　　　　郁夷　詩周道郁夷有

汧水祠莽曰郁平。所引詩小雅四牡倭遲之異文師
古曰出韓詩言使臣乘馬行於此道
美陽　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有高泉
宮秦宣太后起也。禹貢岐山在西北爲句謂雍州荆
岐既旅道汧及岐之岐周大王文王
因岐山爲郊邑漢書言山之字作岐言地之字作郊郊
字地理志再見郊祀志一見匈奴傳一見音皆巨支切
中水鄉亦　郿　成國渠首受渭東北至上林入蒙龍渠
見說文
右輔都尉治。郿廣韵集韵　雍　秦惠公都之有五畤
皆訇媚二音
大昊黃帝以下祠三百三所橐泉宮孝公起祈年宮惠
公起棫陽宮昭王起有鐵官。雍讀平聲不讀去聲應
劭曰四面積高曰雍按猶
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曰邕其理一也自邕卽自
擁九州中雍州在四山之內古亦讀平聲棫音域
漆
漆水在縣西有鐵官莽曰漆治。漆水各本無漆字淺
人刪之也此以水名名

縣刪之則不可通 栒邑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邑。謂其地有豳鄉詩之豳國在焉公劉之所居也豳鄉亦見郡國志栒音荀 隃麋有黃帝祠莽曰扶亭。隃音踰 陳倉有上公明星黃帝孫舜妻盲冢祠有羽陽宮秦武王起也。盲眉庚切 杜陽杜水南入渭詩曰自杜莽曰通杜。各本無詩曰自杜四字惟景祐二年本有之拨師古曰人之初生自土漆沮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此班引齊詩而顏說之也王伯厚詩地理考胡身之通鑑注所見漢書皆如此小顏謂為齊詩必是襲漢書音義唐初齊詩久亾也近人或云莽曰通杜四字乃詩曰自杜之譌則非矣古土杜同音通用故毛詩桼土韓詩作桼杜是也杜訓塞故莽以為名不善而曰通杜 汧 吳山在西古文以為汧山雍州山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弦蒲藪汧水出西北入渭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

⿰阝尻雍州川也。汧音牽凡云古文以爲者古者五經皆
謂之古文此古文卽謂禹貢釋禹貢道汧爲
以綴禹貢也不言禹貢汧山在西而云吳山釋古文以爲
汧山者今日吳山古日汧山以今綴古兼載之也謂之
古文者漢謂尙書古文爲古文太史公十歲則誦古文亦謂
尙書也非必孔壁出者乃爲古文矣日雍州山者釋職
方雍州其山鎭日嶽山以綴周官也一物而兼綴二經
也職方日嶽山不日周官以爲嶽山者爾雅日嶽秦漢
曰吳嶽其卽吳山不待煩言矣云雍州弦蒲藪者謂今
之蒲谷鄉弦中谷卽雍州弦蒲藪釋職方其澤藪曰弦
蒲以綴周官也云詩芮⿰阝尻者師古曰公劉詩芮鞫之卽
韓詩作芮⿰阝尻按爾雅厓內爲隩外爲鞫鞫字林作鞫垠鞫
⿰阝尻垠三皆九六反⿰阝尻从自尻聲尻从尸九聲九之入聲
得九六反俗本譌⿰阝尼則不可通云雍州川也者此蒙上
文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謂涇芮皆卽職方之雍州
其川涇芮以綴周官也芮今周禮作汭如銳反
好
時垗山在東有梁山宮秦始皇起莽曰好邑。按始皇
三十五年
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卽此梁山宮
閻百詩云此卽太王自邠抵岐踰梁山之梁山也垗音

上毀　號有黃帝子周文武祠號宮秦宣大后起也。
反　號　謂
黃帝子周文王　安陵　惠帝置莽曰嘉平。惠帝　茂
武王皆有祠也　陵也
陵武帝置戶六萬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萬七千二百
七十七莽曰宣城。武帝
帝陵　陵也　平陵　昭帝置莽曰廣利。昭
也　武功　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
物皆在縣東斜水出衙領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
領至南鄭入沔有垂山斜水淮水祠三所莽曰新光。兩
言古文以爲者釋道山終南敦物之文以綴禹貢亦今
古異名同實也今曰大壹古曰終南今曰垂山古曰敦
物錢獻之坫曰封禪書郊祀志自華以西名山七舉岳
山徐廣曰武功有大壹山又有岳山岳與垂字形相近
誤耳玉裁按汧之吳山周禮作嶽山嶽岳一字不當武
功之東又有岳山也各本垂山不容有誤垂字篆作巫

古文作𢆶形近物豈古名敦物之故與淮水祠趙氏誠夫名一清謂當作雍今亦未敢輒改斜音弋奢反衙音牙

𢎘農郡 武帝元鼎四年置莽曰右隊 戶十一萬八千九十一口四十七萬五千九百五十四 有鐵官在黽池

縣十一 𢎘農 故秦函谷關衙領下谷燭字所出北入河。錢獻之曰衙領各本作衙山領乃衙誤爲衙嶺析爲山領也古嶺祇作領本篇內可證高帝紀文穎注曰是時函谷關在𢎘農縣衙嶺而史記項羽本紀注誤衍山字水經注河水篇引地理志曰燭水出衙嶺下谷郡國志𢎘農下曰燭水出劉注云前志出衙山嶺下谷亦衍山可合以正譌戴趙二家依漢書誤本改水經注爲衙嶺者非也武功衙領不與此相涉玩文穎語當以衙領爲句班舉燭水即彤門水非與鄭異 盧氏 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過郡一行四百五十

里又有育水南至順陽入沔又有淯水東南至魯陽亦入河皆過郡二行六百里莽曰昌富。伊水之上當有禹貢字而不言者以其入雒而以下文禹貢雒水賅之也過郡一當作過郡二謂宏農河南也雒水出上雒至鞏亦是過郡二育水山海經南都賦水經注說文解字皆作淯水音育淯水見水經注淯水篇淯而止而志二切皆過郡二者宏農南陽二郡也

陝　故虢國有焦城故焦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莽曰黃眉。云故虢國者綴春秋也下云北虢在大陽則此當爲南虢矣僖四年晉假道於虞圖上陽滅虢杜預云上陽虢都邑在宏農陝縣東南是也焦國見春秋左傳襄廿九年杜注焦在陝縣云北虢在大陽者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杜注云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杜云一國者是班分爲二國似非云東虢在滎陽者應劭劉昭皆曰故虢國今虢亭是也劉昭云今汜水縣是東虢按即賈逵所云東虢在制即今汜水縣也云西虢在雍者各本下有州字衍文渭水注云雍縣故城漢書地理志以

為西虢西虢在雍雍者右扶風雍縣也渭水注曰雍縣故城故秦德公所居也晉書地道記以為西虢地也漢書地理志以為西虢此下有縣字誤上文右扶風有虢縣郡國志無之蓋併入雍秦宣太后於此起虢宮故曰虢西虢在雍在今鳳翔府也按陝之陽東虢蓋即西虢自雍而遷者而鄭武公滅之大陽陝之虢則晉獻公滅之韋昭云虞虢之虢西虢也虢叔之後虢鄶之虢東虢也虢仲之後說本賈逵班則以大陽為北虢雍為西虢陝別為一虢滎陽為東虢則同

宜陽

有黽池有鐵官也。有黽池各本有作在今正云有黽池者水經注云穀水出千崤山馬頭山穀陽谷東北流歷黽池川本中鄉地也宜陽有黽池黽池川本水名因以為地名故戰國秦昭王趙惠文王會黽池黽池即中鄉也宜陽大縣名為縣其實郡也本韓地最為要害其地大故不曰會宜陽而曰會黽池黽敏緬二音俗作澠非也黽池亦曰彭池徐廣史記音義曰黽或作彭按其方語音彭也

黽池

高帝八年復黽池中鄉民景帝中二年初城徙萬家為縣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雒薪

曰陜亭。復黽池當作復宜陽初復宜陽之中鄉民徙乃城中鄉又徙他民足萬家爲黽池縣宜陽始分爲二縣也班云初城則前此中鄉無城可知矣而鄳氏曰者彥云昔秦趙之會各據一城豈知二王會中鄉鼓瑟擊缶未必各據一城景帝城中鄉而二之流俗耳食之徙目爲秦趙二城耳酈氏直云穀水東逕秦趙二城且引地理志初城徙之文刪去城字殆失其實穀水出黽池縣歷黽池川南至宜陽穀城河南郡下作成水經注城西臨穀水故縣取名焉作城是矣黽池縣亦有鐵官不書者已見郡下

丹水

丹水出上雒冢領山東至析入鈞密陽鄉故商密也。各本自注少丹字大字縣名也小字水名也以水名縣矣鈞水名水經作均州水東南入均均水出析縣北山南入沔商密見春秋左傳僖廿五年以綴春秋也

新安

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云禹貢澗水者綴禹貢也按此當在東斷句

商

秦相衛鞅邑也。此下及戰國也秦封鞅商於十五邑號商君

析

黃水出黃谷鞠水出析谷俱東至酈入湍水

莽曰君亭。鄘南陽縣也如淳音𨂝蹢之蹢音持益切
今說文郎狄切非也淯音專黃水鞠水入淯
水淯水入清水　陸渾　春秋遷陸渾戎於此有關。此
以南入於沔　　綴春
秋左傳僖廿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也云有關
者謂伊闕也在今河南府西南三十里亦曰龍門山亦
曰闕　上雒　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
塞山
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又有甲水出秦領山東南至錫
入沔過郡三行五百七十里熊耳獲輿山在東北。上
字見左傳哀四年及竹書其名古矣謂地在雒水之雒二
源也云禹貢雒水者所以綴禹貢也禹貢五言雒故上上
上文釋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若如今本漢書上蒙
禹貢皆改為洛矣則此四字何所承乎天下讀書人之文
習焉不察類如此矣過郡二者宏農河南二郡也甲之
詳見水經注沔水篇過郡三　侯攷獲輿山蓋即山海水
之譌舉山聲之轉也錫音陽　按甲水自宏農上雒經
秦領山至漢中錫當云西南不當云東南當有誤

河東郡秦置莽曰兆陽有根倉溼倉戶二十三萬六千八百九十六口九十六萬二千九百一十二。云秦置者此秦置三十六郡之一也內史不在三十六郡之內下文云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是也云莽曰兆陽者陽當爲隊王莽傳曰河東河內宏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志言河內曰後隊潁川曰左隊南陽曰前隊宏農曰右隊而河南則曰保忠信鄉河東則曰兆陽兆陽之義葢取在京兆之東乎有欲改爲兆隊者非也錢曉徵曰此當作兆隊祈隊則治河南之滎陽莽傳云祈隊故滎陽也

縣二十四

安邑巫咸山在南鹽池在西南魏絳自魏徙此至惠王徙大梁有鐵官鹽官莽曰河東。晉獻滅魏以封畢萬其曾孫魏絳徙安邑莽曰河東者郡既更名以故郡名名縣也

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大伯後於此是爲虞公爲晉所滅。大陽者應劭曰在大河之陽按水南爲

陰水北北爲陽縣在河北故曰大陽也故城在今解州平陸縣東北北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卽今平陸東北五十里虞山上故虞城虞吳古字通用云周武王以封大伯之後於此是爲虞公者吳世家武王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爲虞公史記公字今謂仲非也史記云求大伯虞仲之後此云大伯後者大伯無子虞仲爲大伯後史兼言之此專言之皆可以明兄弟相後之義也周章旣君吳矣又君虞仲於虞者虞大伯之後卽虞仲之後也云爲晉所滅者春秋僖五年晉人執虞公是也王寮村丁度云此左傳郇瑕氏之地

猗氏。故城在今猗氏縣南二十里俗謂

解。故城在今臨晉縣東南十八里卽春秋左傳之解梁城也解音蟹

蒲反 有堯山首山祠雷首山在南故曰蒲秦更名莽曰蒲城。蒲反故城在今蒲州府東南五里

此以下未及錄出此中班氏原注亦未全引俟他日備錄後別成一書 江沅注

地理志觀縣攷 己巳五月

地理志畔觀本二縣名自宋刻已聯綴不分近人著述如顧祖禹閻伯詩惠定宇高淡人全謝山皆爲一縣莫之諟正也久尋其所由蓋東郡下本二十三縣因畔觀不分遂改爲二十二縣以數計之今本適合不復疑故也東郡觀下云莽曰觀治應劭曰世祖更名衞國以封周後水經注巨洋水篇曰辟瓚漢書集注云汲郡古文相居斟灌東郡觀是也（今本水經注觀譌爲灌而戴校未正）明帝以封周後改曰衞郡國志曰東郡衞公國本觀光武更名平準書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徐廣曰觀縣名也屬東

郡光武改曰衛公國食貨志作何決灌乃譌字也而小顏無注蓋以河決爲句灌梁楚地爲句大誤翟方進傳翟義爲東郡太守靳觀令文穎曰觀縣名魏書地形志曰頓丘郡衛國漢曰觀後漢光武改合六條觀之亦可證前漢爲觀縣絕無畔觀之名其更名衛國者應劭司馬彪徐廣魏收皆係之光武薛瓚系之明帝則小誤也郡國志云衛公國本觀此處句絕謂本前漢之觀縣也又云故國姚姓謂在夏爲觀國其國姚姓也姚當作姒令人連讀爲本觀故國四字一句甚誤諸書多言觀絕無言畔觀者畔縣不見後志蓋有省併地形志平原郡聊城下云有畔城亦古畔不連觀之證也

按巨洋水注左傳之斟灌應劭曰在壽光縣薛瓚曰東郡觀是也其說不同其曰東郡觀者可以証觀爲縣名應劭以斟灌在壽先見巨洋以五觀觀扈之觀在衛國縣見河水斟灌在今青州府壽光縣觀扈在今曹州府觀城縣

朐忍攷

漢書地里志後漢書郡國志皆載巴郡有朐忍縣後漢書吳漢傳注引十三州志曰其地下濕多朐忍蟲因以名縣玉裁按蚯螾高誘曰一名朐忍古今注曰一名曲蟺朐即句之假借句古音鉤曲也蚯朐曲一音之轉一名蜿蟺蜿與曲爲轉注也一名寒蚓一名寒蟪今江東人曰回蟪爾雅曰螼蚓蜸蚕蚓即螾之或體螾蜸螼忍蟺一音之轉也朐忍漢屬巴郡獻帝初平元年分朐忍至魚復爲固陵郡劉璋劉備皆以朐忍屬巴東郡郡國志作朐忍而吳漢傳劉焉傳作朐䏰者因朐字从肉而

誤增也漢曹全碑作於中平二年曰巴郡朐忍令其文甚明晝晉常璩華陽國志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亦皆作朐忍朐顏師古注地里志音劬章懷太子注吳漢傳音劬䏰音忍唐初本無異說而吳漢傳注引十三州志朐音春䏰音閏闕馴在唐以前不宜有誤蓋注十三州志者見忍旣譌䏰朐又譌朐不知改正妄為此音而章懷引之自後杜佑通典上字如順切下字如尹切讀如閏蠢又誤以為地屬漢中宋徐鉉等校說文肉部增朐䏰二字而仍其音且仍屬漢中之誤至廣韵則上字音蠢下字音閏總之承譌襲謬上字形聲俱舛下字聲近似

而形實舛也李燾作朐忍辨以通典之音爲是謂作朐
音劬爲誤博雅如楊升菴且謂其互證練攷訂千古之
謬六書不明論古之難非一日矣章懷云朐忍故城在
今夔州雲安縣西萬戶故城是也䝉巖云雲安之西三
十里萬戶驛下橫石灘上土人云驛之左右朐忍故地
也此則攷訂致確今雲陽縣西萬戶垻是也劉焉傳注
曰朐忍屬巴郡今俗本譌爲屬蜀郡

與孫淵如書 己巳十一月

玉裁拜白上年得手書後懸懸至今想侍奉多吉起居萬安陳仲魚以大著鄭康成年譜相贈讀之探賾索隱可謂勤矣抑採有未備者愚得其二焉文苑英華七百六十六卷載劉知幾孝經老子注周易傳議在唐初爲唐宋人語所本引鄭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爲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數語爲年譜大與主後來唐會要及孝經正義皆襲用之執事何以引唐會要引孝經正義不及劉議是逐杪而忘本泳沫而忘源也又趙商作鄭先生

碑銘具稱諸所注箋駁論見劉議及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之所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編錄其語謂之鄭記亦見劉議執事皆但云出會要鄭君自序趙商鄭先生碑銘劉作議時皆尙存不識史通內言諸家自序不及鄭何也元行沖爲孝經正義鈔劉議而不著其名板本逃難下奪注疏二字昔年嘗爲阮梁伯修十三經校勘記據英華補之鄭君未注孝經知幾所據詳確然未嘗斥云某所爲後人因劉議從而爲之辭謂其孫小同爲耳執事以係之劉是誠未見劉議也又劉議云宋均於詩緯序云我先

師北海鄭司農則以是元之傳業弟子也此知幾據宋
先師之稱斷其爲弟子會要取之執事乃亦但云出唐
會要矣宋所注多雜英華作注詩緯是會要作譜非也
謹貢於執事以爲墜露添流之助玉裁再拜
又水經注河水五故瀆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
至沙丘堰獻帝建安中袁紹與曹操相禦於官渡逼
大司農鄭元載病隨軍届此而卒郡守以下受業衰
絰赴者千餘人元注五經讖緯候厤天文經通於世
故范曄贊曰孔書遂明此亦必當采者而遺之何也

訂說文顯然誤字說

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自來不得其解東原先生以老部老者考也考者老也證之確不可易矣轉注者異字同義之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者謂立一義於此不同之字互相灌輸歸於此義也考老同在老部而異字同義不必在同部尤多彼此異部而互訓者如辰部曰辱恥也心部曰恥辱也言部曰託寄也宀部曰寄託也此不可以枚舉皆即考老之例其因此可證譌字者如龠部曰龢調也故言部曰調龢也今本言部作調和也口部和訓相譍也爲今唱和字

而非其義矣㠭部曰𡨄窒也故穴部曰窒𡨄也今本穴部作窒塞也𡨄塞也土部塞訓隔也為今邊塞字而非其義矣人部曰但裼也故衣部曰裼但也臝但也裎但也今本衣部作袒也袒訓衣縫解為今綻裂字而失其義矣勹部曰𠣜帀徧也故帀部曰𠣜也今本帀部作周也口部周訓密與帀異訓𠣜如算法之圜周密如算法之圜冪方冪有密而不帀者有帀而不密者而失其義矣厶部曰姦衺也引韓非自營為厶故女部姦下曰厶也今本女部作私也禾部私訓禾名又北道名禾主人曰私而失其義矣巾部曰飾㕞也故又部曰㕞飾也今

本又部作㪉拭也手部無拭字古義文飾拂拭皆作飾文飾之義生於拂飾凡物拂飾則光明文采生焉五經文字引說文㪉飾也唐時固未誤尸部曰居蹲也故足部曰蹲居也今本足部作蹲踞也考許書本無踞字鉉本尸部出踞篆云俗居從足當依鍇本說文俗居作踞鉉本足部有踞尤爲後人妄增之尻者今之居處字居者今之蹲踞字而彼此不相符應矣人部曰倨立也故立部曰倨也今本立下曰住也許書本無住字而自亂其例矣米部糲碎也故石部碎下糲也今本碎下作䃺也䃺訓石磑而非其義矣网部曰䍜䋎也故糸部䋎下一曰䍜也今本䋎下作絹也絹訓繒而失其

義矣心部曰悟覺也故見部曰覺悟也今本見部作寤也寤訓寐覺而有言而非其義矣土部曰塞隔也故𨸏部曰隔塞也西京賦注廣韵玉篇皆可證今𨸏部作障也義雖通而失其眞矣此皆異部而彼此互應者也其同部彼此相應而轉寫譌字者如火部曰灸灼也故灼下曰灸也今本灼下灸譌炙炙訓炮肉而非其義矣心部𢝊愁也故愁下曰𢝊也而𢝊恤𢤹慯惕忦恙惴慇怲惔惙慯愵惂悠悴慁慼忓忡悄慽患下亦皆訓𢝊今本皆作憂也憂訓行和而非其義矣手部擘摩也故摩下曰擘也今本摩下作研也又一本奪去擘篆研訓礦而

非其義矣人部俠下云俜也故俜下云俠也今本俜下作使也而非其義矣凡若此類皆許君發明考老之例灼然易知者而爲淺人所改竄致不可解如是學者循此意以攷正其文俾說解中譌字可以通體改正復許書之舊觀豈非天下古今之一大快歟

說文劉字攷 癸酉九月

說文無劉字而有鎦字注殺也攷爾雅釋詁左傳杜注成十三年尙書孔傳般庚君奭皆曰劉殺也則鎦必劉之誤可知矣說解無从金丣聲之語則鼎臣所據譌誤殘缺可知矣楚金云左金右丣丣下有刀刀字屈曲轉寫譌田其說是矣況竹部有劉水部有瀏皆劉聲書內又有劉劉桺劉向劉歆以許訂許金部當正篆作劉補解云从金刀丣聲斷乎不易凡不知鎦篆卽劉篆之譌者妄也若夫劉之从丣聲不从丣聲則又斷乎不易許書丣冒也象開門之形丣古文酉就也閉門象丣丣古音同在音

均第三部卯聲之字有昴貿字丣聲之字有珋茆作茆者非桺今作柳非許解云駵今說文鼦聊今說文畱聖此字丣聲丣古文酉譌作騮譌作聊獨从畱會意非形聲上不當从丣可知陽沐妄人窌今說文乃云从卯卯時人不以楚金載諸袪妄矣窌譌窌考釋文此字音力救力奅今說文譌奅考漢書奅奅諸到二反必是丣聲通用則奅亦丣聲可知也字而劉字隸俗从卯以便結構猶夫他字不足爲怪獨卯金刀之說漢之帝王臣庶無不惑之沿至於今罕知其謬許君之造說文也所以正一切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之野言者也卯金刀其一也而不列之馬頭人人持十屈中止句以豕爲豕以彖爲彖之列者業經舉例可以類推也王莽傳光武本紀春秋演孔圖春秋漢含

學皆言卯金刀而何休注公羊傳亦有東卯西金漢姓卯金刀之語蓋祕緯圖讖歌謠野說莫不析字為之不顧倉籀六書之理小言破義邪說誣民康成用緯尚擇其是者邵公則兼取鄙俗許君字必作劉从丣既已盡埽氛霧何至今學者尚惑於東卯西金也蓋形聲一書既取疊韵必兼雙聲故丣丣同在古音弟三部而鰡聲則皆取諸疊韵又雙聲者劉之不可丣聲猶昴貿之不可丣聲也若吳志虞翻傳注一條學者多不能讀今試為理解之堯典今文本作柳谷或作桺穀見於尚書大傳及周禮注者是也今之古文尚書作昧谷者鄭注所

定也翻別傳曰鄭所注尚書古大篆丣字此句丣字今爲卯讀當爲桺古桺丣同字此句今刻柳卯而以爲昧此仲翔以古文讀同今文求諸疊韻也桺丣同字謂古字丣可代桺故古文尚書丣谷即桺谷鄭之必讀爲昧者蓋求諸雙聲鄭所據壁中古文必本作丣字丣昧雙聲故以爲昧仲翔未悉其微意也要據二家之說丣卯丣丣本不爲一字了然是以裴世期云翻謂古桺丣同字今刻丣譌丣竊謂其言爲然謂桺丣同字非謂丣丣同故晋劉聊桺四字今刻皆譌从卯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此字謂丣字與日辰卯字字異音異字異今刻本多譌作字同不知世期分別二字之異了了語意甚明觀下文乃更可見蓋自漢後作篆者劉晋聊桺字多从丣仲翔所云古桺丣同字俗或不解故世期辨別之然漢

書王莽傳論卯金刀故以爲日辰之卯觀此可知从卯之劉爲異說今未能詳正世期不能剖決然世多亂之觀虞裴之言正可見丣丣不同字劉畱从丣不从卯而今人乃誤以爲丣丣無二字劉畱从丣不从丣之證甚矣其惑也丣丣俗既不分以致經書淆亂然有不能淆者詩泮水茆字見說文皃葵也音柳韋昭萌藻反則字必作茆周禮茆菹鄭大夫讀茆爲茅杜子春讀茆如丣其字皆从丣若康成訓皃葵則字作茆皆彼此所據之字不同學者知虞裴卯丣之辨知雙聲之說則知卯金刀之出於讖緯里言叔重所不取之意因沈生濤書來甚言卯金可信且証

說文本無从邪之字因略論之沈生又云劉晢聊等下皆不云邪古文酉說文之例不如此愚與江君子蘭氾覽說文全書用古文爲龤聲不注某古文某字用籀文爲龤聲不注某籀文某字者蓋百餘處豈得據以爲疑耶

與江晉三說說文牙字 壬申十月廿一

前者足下見僕注說文牡齒改爲壯齒以爲不然據字彙上曰齒下曰牙證以三十六字母齒音乃上齒牙音乃下齒當牡字爲是余乍聞而疑之與足下別後乃知斷是壯字非牡字也說文曰牙壯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錯當作逪）云上下相錯則不專謂下齒可知也爾雅方言說文皆曰壯大也然則壯齒者謂齒之大者也上下皆曰齒上下皆有大齒齒謂中閒排列者牙謂兩邊相近頰之大齒牙上下錯互故曰犬牙相錯曰聱牙曰牙儈上齒必包下齒故噬物用齒上牙與下牙相交而後能

碎物故嚼物必用牙（俗語才爵切）散辭則齒牙可互稱專辭則齒牙分前後小大急就篇顏注曰壯齒曰牙齒者總謂口中之骨主齰齧者也（今刻本壯譌牡）史記褚先生述東方朔事建章宮有物似麋朔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謂自脣至頰齒大小一色不同人物前小後大故曰無牙此最可證齒小牙大周易豶豕之牙古注剛白從頤中出牙之象也云從頤中出則牙兼上下言古書從無上曰齒下曰牙之說惟梅誕生字彙有之此兔園冊之不可觀者俗本說文壯譌牡徐鍇徐鉉皆然以致集

韵類篇朱子注毛詩凡宋後韵書字書無一不誤惟九經字樣石本作壯齒今絕無憂患顧亭林氏日知錄引之但亭林泛言牝牡言齒亦併牡見說文引九經字樣作壯爲別說而不知當據石本字樣以正俗本說文之譌字也若祁門馬氏刻字樣不依宋原搨而改爲牡則遺誤後學矣言切韵者上爲齒下爲牙是唐釋氏神珙守溫不解字義漫爲分別實梅誕生之所本足下音韵功深古學疎淺當以多讀書爲務卽此一字可得考古之法

說荷 壬申

爾雅釋草於一物而特詳者惟荷曰荷扶渠謂其葉也何以謂之荷也言何其大也猶大根駭人謂之芋也草木之葉無大於荷者也何以謂之扶渠也渠者水所居葉若扶水而出故曰扶渠也其莖茄何也謂葉之莖也茄之言柯也古二字同音矣以上言葉俗人不解以爲言華乃妄增其葉遐三字陸德明謂古本所無也其本蔤者何也蒙葉而言謂葉之本也何以謂之蔤也藴互於泥土中淡密不可見即今俗所謂藕也其華菡萏者何也既言其葉乃言其華也菡萏者何也說文曰菡萏

扶渠華也未發爲菡藺已發爲夫容發之言放也菡之言马也藺之言嘾也马者草木之華未發函然嘾者含淡也夫容者言其鋪菜丰容也爾雅不言夫容者略也鄭風隰有荷華毛公曰荷華者荷扶渠也其華菡藺陳風有蒲與荷又曰有蒲菡藺毛公曰荷扶渠也菡藺荷華也蓋與爾雅同矣其實蓮者何也蒙華言實也爾雅所謂榮而實者也蓮之言猶連也連者負車也負車者輦也以一莖負房猶輦者輓纒牽車也下言其根藕者何也蒙華實而言謂華實之根也上言其本蔤矣華與葉有與本與本全根偏本下根上故以根系諸華實也

謂之藕者何也。藕之言有耦也。凡茄蔤之出也必偕一葉。華葉兩莖。相比俱出。如耕者之耦。然爾雅字作藕作蕅。六書之會意也。說文從艸水禺聲。非造字之意矣。篇韵皆藕爲正體。蕅爲或體是也。藕之本義。謂華之根。今則呼蔤爲藕矣。說文。杜林曰藕。一名蕅。言其光潤也。左傳子髮如此蘢蘢是也。蓮之房中有子焉曰的。謂之的者何也。言其白也。凡果實之白謂之覈。俗作核 亦謂之人。俗作仁 的中薏者。蒙的而言。俗謂之蓮心是也。的薏不見說文者。以蓮貤之也。說文之字。作的意也。爾雅之言次第井然。說文列字之次第失之。花之莖亦曰茄。互文錯

見也。凡俗言荷華言蓮華言藕華者。以其葉實本名其華也。爾雅統名之曰荷。說文統名之曰夫渠。皆以其葉。目其全也。其莖類君子之直立。其葉有容而不昵物。風雨馮陵而不沈溺。枯悴而不飄揚。尤爲可貴者也。是以爾雅統名之曰荷。

渜濡灤三字攷 壬申

今之灤河漢地理志水經注字皆作濡漢志遼西郡肥如下曰伭水東入濡水濡水東入海陽師古曰濡音乃官反水經濡水從塞外來東南過遼西令支縣北又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於海玉裁按師古音乃官反以音定字則必作渜从耎聲斷非从需聲之濡字也說文濡者水名出涿郡故安渜者湯也畫然不同渜本訓熱水塞外之水用渜爲名故自古切音乃官鄺善長亦曰渜難聲相近其字以耎譌需作濡凡今班鄺之書皆寫者之誤也經典耎需不分揳譌擩偄譌儒之類不可勝述

據注說文已詳辨之集韵渜奴官切水名在遼西類篇亦同是知宋初班酈之書尚未嘗誤丁度溫公所據可攷也丁度云渜濡二同是宋時漢書已有作濡水者然不作灤至脫脫宋史乃易其字爲灤易其音爲盧丸切夫作濡則猶可推其本始作灤而渜水之音義皆亾矣渜訓熱水水經注武列水入渜水即今熱河入灤河也武列者熱之反語其地多溫泉渜之所以得名也若漢志漁陽白檀洫水音呼臭反葢本作渜譌爲湨故顏切呼臭善長注水經時所見不誤故引之今漢志作洫則又非顏所見也今爲遼西水名二字辨曰渜湯也乃官

奴昆乃管二切亦爲遵西水名乃官切凡用灤爲之者非也濡水名出涿郡故安今義爲涵濡皆汝朱切凡用此爲遵西水名讀乃官切者非也灤說文作灓漏流也集韵類篇亦作灤盧丸切凡用爲遵西水名讀從其音者宋以下之俗字也廣韵分別灤爲水名宋人集韵類篇尚無此語唐人安得有之此必刊者妄改未可信

與章子卿論加字 己巳四月

愚昔時謂言語筆墨有所附益可用譄以別於增旣乃自知其非尋說文之訓增者益也譄者加也加者語相譄加也誣下亦曰加也是則誣譄加三字同義薛注皆謂飾辭毀人也加从力口謂施力於口譄與增義不同是不可以用譄代增明矣今本說文加下云語相增加也改譄爲增大失許意論語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馬融曰加陵也袁宏曰加不得理之謂也二注未爲明了而劉知幾史通采撰篇曰沈氏著書好誣先代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承其詭妄

重以加諸遂云馬叡出於牛金劉駿上淫路氏舊唐書僕固懷恩上書曰彼奉先雲京共生異見妄作加諸韓子爭臣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惡訐以爲直者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唐人所稱論語加字義訓皆與說文合馬袁二注皇邢二疏之所不及也子貢因不欲人之加諸我而願已無加諸人夫子以爲非賜所及者蓋論人之非不溢本分一字此事最難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又曰君子惡稱人之惡者是惟聖人乃能不加諸人而賢者則有所歉孔安國釋非爾所及云言不能止人使加非義於已也夫

人之毀譽我我庸能禁之乎故知非爾所及尋承無加人言也足下其省錄而教之

與阮梁伯書

執事於西湖上造詁經精舍中設許叔重鄭康成主而祀之書叔重之主曰漢洨長太尉南閣祭酒許公按許氏官蓋終於太尉南閣祭酒者觀其子沖進說文解字偁故太尉南閣祭酒凡言故者皆指最後一官而言許氏之爲洨長見范氏後漢書蓋洨長旣罷後又爲三公掾曹而終如獨行傳會卒先爲陳留太守後爲博士之比應書太尉南閣祭酒前洨長可也至於南閣謁爲南閣此各本說文之誤太尉南閣祭酒謂太尉府掾曹出入府南門者之首領也司馬彪百官志太尉掾史屬二

十四人黃閤主簿錄省衆事黃閤卽南閤也沈約宋書志曰三公黃閤者天子當陽朱門洞開三公近天子引嫌故黃其閤凡諸史言東閤南閤西閤者多矣公孫宏傳之開東閤今無不譌爲東閣則南閤之誤何疑也閤以閭閤爲義謂小門也閣以庋閣爲義引伸之乃爲樓閣也其義絶殊其音復分入十九鐸廿七合截然不同而一切書史以閤譌閣者十有八以閣譌閤者十有二史漢之言閭閤無不譌閭閣者明史之皇子出閤多譌出閣者說郛之小閤子無不譌小閣子者世說桓溫開閤放妓無不譌開閣者女兒出嫁爲出閤俗無不言出

閤者唐人之偁閤下無不謂閤下者以及吠蛤聲閤閤亦多作閤閤葢無處非譌學者宜隨在更正執事每事必咨故實望速改正先儒生祏勿使古人及後人均以爲笑也不宣

與胡孝廉世琦書 庚午

玉鐎孝廉足下洛誦大著真小爾雅之功臣也校之也精矣考之也博矣援鄭衆馬融賈逵周禮注以證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槷槷方六寸皆不與鄭康成氏同又援太平御覽引斅二謂之缶證今本衍有半二字匊二謂之豆證今本匊四之誤鍾二有半謂之秉證今本脫有半二字東原先師所詆訾者皆非本書之過足見細心綜核之美矣顧讀書有本子之是非有作書者之是非本子之是非可讎校而定之作書者之是非則未易定也慎修先生東原師皆曰從事經學

葢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審定難僕以爲定本子之是非存乎淹博定作書者之是非則存乎識斷審定孟子所謂知言韓子所謂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者在是也東原師之學不務博而務精故博覽非所事其識斷審定葢

國朝之學者未能或之過也其云小爾雅一卷大致由後人皮傳掇拾而成非古小學遺書其解釋字義不勝枚數以爲之駁正漢代大儒不取以說經王肅杜預枚頤奏上之古文尚書孔傳頗涉乎此此固沈潛諸大儒傳注確有所見之言恐非吾輩所當輕議者其云不勝

校數固非虛語惜未詳舉今即以四尺曰仞一條言之

大著援禮經杠三仞賈公彥疏士杠三仞大夫五仞按

此語本禮緯周禮節服氏正義引禮緯含文嘉公羊襄

十六年疏引稽命徵含文嘉皆云天子杠九仞諸侯七

仞卿大夫五仞士三仞廣雅司馬彪輿服志及爾雅釋

文皆本之要之緯書多有不可信者其可信者康成氏

未嘗不用之矣大著乃以為仞必當四尺之證辨則辨

矣而未知此緯之無理也無論七尺八尺之仞患其難

用即依四尺計之九仞至三丈六尺七仞二丈八尺不

亦太高矣乎周官九旗既以物色為尊卑杠之高庳差

次以尺計足矣不必以仞計左傳昭十年齊侯使公孫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而用之然則大夫於諸侯祇爭三尺耳楚靈王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但云斷之不言數所斷亦有限禮緯依託貴多之文而不計其適用與否宜乎漢人注經不之用也仞或言七尺或言八尺以考工記匠人澮廣二尋深二仞斷之固斷非廣深皆十六尺而異其名仞之必爲七尺可定矣東原師所謂不勝駁正者詳此可見一斑東原師意謂漢志所載者乃眞小爾雅今入於孔叢子者則後人所爲如僞家語僞古文僞

孔傳僞孔叢子皆未嘗無所因襲今足下爲之注以發

明之亦未爲不善僕亦校訂一二以貢於左右焉乞持

此以復於姬傳先生可也不宣玉裁再拜

書類篇金部後 辛未

昔注說文於今本鉞車鑾聲从金戉聲引詩鑾聲鉞鉞訂知必當戉聲旣詳辨之矣今日偶拈集韵十四泰曰鉞鐬噦三同呼外切說文車鑾聲也引詩鑾聲鉞鉞喜集韵未誤汲古閣抄本曹楝亭刊本偏旁雖作戉守之戉然戉戍不分者刻本之常丁度本無誤也入聲十月內戉鉞二同王伐切絕不云鉞又鑾聲呼外切則知丁度所據說文有勝於徐鉉者鉞與鉞迥非一字也至類篇金部則大書鉞鐬而云呼外切說文車鑾聲也引詩鑾聲鉞鉞又王伐切斧也鉞有二義二音有鉞無鉞

而說文之書乃失去鉞字以戉之俗體當之誤始於徐
鉉成於作類篇諸公大抵類篇之舛謬不可枚舉去集
韵遠甚即此一端可見

與錢辛楣學士書論粽字

錢辛楣學士作胡三省通鑑注辯正義熙元年遣劉裕益智粽胡引顧微交州記曰益智葉如蘘荷莖如竹箭子從心出一枝有十子子肉白滑蜜煮爲粽味辛粽作弄翻角黍也錢引陳景雲曰按宋廢帝殺江夏王義恭以蜜漬目睛謂之鬼目粽則非角黍也余以書語學士曰此字之誤久矣其字乃糉字之誤音桑感切廣韵曰蜜藏木瓜集韵曰蜜漬瓜實曰糉糉者南朝方言今之蜜漸讀如箭茶果是也王氏字泰筆塵云晉遠公荅盧循書曰損餉六種淡抱情至益智乃是一方異味郎於僧

中行之三十六國春秋曰盧循爲廣州刺史遺裕益智粽譌裕乃答以續命湯觀雜和委雕盤方厭永夜歡之啄則當時以爲奇食故循之遺裕猶其餉遠公未必含譏諷也其子止雜五味中若椒桂之用或鹽曝以下酒而蜜煮爲粽譌乃取其外皮也王氏之說本齊民要術賈氏引廣州記曰益智肉白滑四破去之取外皮蜜煮爲糝味辛字正作糝蓋古本無粽字乃糝之變體以米爲糝者取雙聲耳齊民要術又引裴淵廣州記曰枸櫞樹似橘實皮以蜜煮爲糝字亦正作糝干祿字書云糝粽同字上正下俗今各書不識粽悉改爲粽如廣韻二

仙云栒櫞樹皮可作粽按皮上當奪實字即引裴淵廣州記而誤其字也太平廣記昆蟲類曰施子然曰近日客姓盧名鉤家在粽溪邊盧鉤反音則螻蛄也粽溪反音郎西坎也皆粽譌爲粽誤之尤者宋人作太平御覽卷八百五十有一糉類引書七條前四條乃皆謂蜜漬瓜果後三條始謂角黍耳而誤合爲一明陳禹謨補北堂書鈔又無怪矣角黍字作糉亦作粽作弄切蓋亦漢後以方俗語言成字其物非可蜜漬也胡身之分釋二物似不誤惟不爲粽字作音耳然泰始元年殺太宰義恭挑取眼睛以蜜漬之謂之鬼目粽胡注宋人以蜜漬物曰粽

盧循以益智粽遺武帝卽蜜漬益智也粽子宋翻是則身之不識粽粽各字各音不識瓜果角黍異物且又不知蜜漬益智者去其子而漬其皮爲菹菜珍味徑云用其子失其實矣